

們隸奴的牠和鷹

著 淵 志 張



刊 局 書 年 少 新

個隸奴的牠和鷹

著 淵 志 張

刊 局 書 年 少 新

鷹和牠的奴隸們

著者 張志淵

發行者 新少年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出版(2000)

小序

抗戰以後，文化工作者都開始動員了，爲了適合現狀的需要，向前邁進，可是這中間，忽略了一個部門，那就是供給我們後一代主人的讀物，到目前爲止，還沒有爲人注意。

我覺得負着重任的民族後輩，不僅在物質生活上需要『救濟』，就是在精神生活上也需大批的食糧，不用說，小朋友們需要精神食糧比物質食糧還更迫切！

我寫『童話』還是在嘗試，這費力而不易討好的小東西，實在不容易寫好，不過我願意來起一個頭，希望有好的、切合現狀的兒童讀物產生出來。

目次

小序

- 一 鷹和牠的奴隸……………(一)
- 二 螞蟻國的英雄……………(一四)
- 三 輕氣球和小白線……………(二四)
- 四 青蟲和蛾……………(三四)
- 五 主人不在時的花園……………(四三)
- 六 蚊蟲和螢……………(五三)
- 七 紡織娘是怎樣逃出籠子的……………(六二)
- 八 星星們的意見……………(七四)
- 九 小花兒的鞋……………(八五)

鷹和牠的奴隸

天空中沒有一點雲彩，幾千幾萬里的方圓之內，看起來都是一片的蔚藍，日光耀得人眼睛發花，大風吹得呼呼的響，這是多麼浩渺的境界呵！就在這樣廣闊無邊的天空之下，有一座雄壯的高山，這座山是任何鳥類都飛不上去的；能飛上去的，只有鷹！

鷹有着又長、又寬的翅膀，又堅、又銳的爪和喙，牠只要振翅一飛，便像飛機似的，毫無阻礙地鑽入天空中去了。牠常常在這大海一般的天空中浮游，等到倦了，就停在這山上來休息。

一天，牠在這山頂上，驕傲地放開喉嚨唱了一隻短歌。唱完以後，除了天風的吼聲以外，牠沒有聽見另外任何一種的聲音。牠於是站起來，抖了幾抖牠的翅膀，又打了兩個回旋，然後自己對自

已說：

「誰能比得上我呀？世界上只有我是最強的一個人吧。」

牠說了這話，似乎又有點不相信自己，於是又飛起來在天空中翱翔。這一回，牠飛得低一點，能夠看見地上的一切，牠看見麻雀在牆角啄食，母鷄在地上閒遊，牠又看見烏鴉在老樹上築巢，尾巴像剪刀樣的燕子在人家屋簷下穿來，穿去……

「哈哈！」牠禁不住大笑了：「這些也配得上叫做「鳥類」嗎？「鳥類」的特長是能飛，牠們這樣的行狀也叫做「飛」嗎？哈哈！不過是利骯髒的耗子一樣「走」着罷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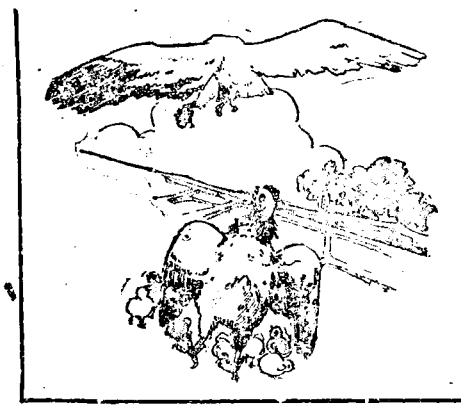
牠帶着鄙棄到了極點的聲音，把最末一句話的「走」字說得很響，拖得很長。

自此以後，對於牠的同類，牠是一個也不放在眼裏，并且時時

刻刻暗自打算，如何去把牠們拿來作爲奴隸，服侍牠，爲牠工作，都稱牠爲『王』，而牠却高高在上做牠們的皇帝。

一天，牠飛了出去，看見一隻母鷄帶了八個小雛在田裏散步，母鷄走在前面，輕輕哼着兒歌，小雛們跟在後面，頑皮地、愉快地，一步一步跟着往前走。小雛身上的黃毛，給微風吹起，現出微帶紅色的極嫩的肌膚，這，引起飛在天空中的鷹的食慾來了，牠露出獠笑來，說：『這樣的蠢東西，也該這麼快活地玩耍嗎？』說完，牠一撲去，捉住一隻小雛就飛走。

「母親！母親！」小雛在牠的兩爪



中只喊了這麼兩聲，就再說不出什麼來了。

母親看見鷹的影子一閃，忙張開兩翅伏在地上，來保護她的孩子們，然而已經來不及了，她的一個女兒已給那惡魔捉去了！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母親聽見天空的小雛的叫聲，極悲痛地哭了，她知道牠將會給那黑影一閃的惡魔撕成一片、一片來吃了的。

果然，那驕傲的鷹，把小雛捉去放在一座高塔的頂，用兩腳踏著牠的胸脯，微笑着說：『別怨我，小東西，誰叫你們生着這麼不中用的形像呢？我是王，我要吃你們，使用你們。』於是就一片、一片撕着那小雛的肉來吃了，

田裏的母鷄痛哭了一場之後，只得無可奈何地警戒着那剩餘的七個孩子，叫牠們一看見鷹的影子，就要趕快躲藏起來，不然就會

給牠抓去的。

可是，幼小的雛那裏能跑得那樣快呢？而鷹又嚐過了小鷄的美味，總是想盡方法來捕捉牠們。真是不幸得很！牠們終於給鷹一隻，一隻捉去吃完了。

田野裏只剩了一隻孤孤獨獨的母鷄。

「唉！」鷹吃完八隻小雛之後，在天空中俯視着母鷄說：「我怎麼不連牠們的母鷄也一齊捉去呢？把她捉去，要她每天給我生一個蛋，以後由蛋孵成小鷄，我不是就可以坐在家裏白享清福了嗎？」

主意定了，牠也像捉拿小雛一樣沒有費一點氣力便把母雞捉走了。

母雞到了那高山上，只看見這裏、那裏散着小雛們美麗的黃色

的羽毛，羽毛上還凝着未吃盡的肉，未喝盡的紫黑色的血，這是如何悲痛的一個景象呵！她怎樣能再給這吃她兒女的惡魔生蛋、孵雛呢？可是，她無法反抗，因為在這高高的山上，只有她一人，她只好忍耐着。

自命爲百鳥之王的鷹看見母雞什麼都服從牠，只要聽見牠一聲大吼，就伏在地上，卑微地不則一聲，牠便益發驕矜了，牠要征服一切的鳥類！

牠去捕捉老鴉。

一隻老鴉在巢裏病着，因為怕冷，用很多的樹葉和枯草蓋在身上，只露了一個頭在外面；鷹在樹梢上盤旋了一陣，看見了牠，就做着要撲下來捕捉牠的姿勢。

老鴉在巢裏也看鷹見了，知道自己將要遇着什麼危險，牠便欠

起身來，喘息着向鷹哀告道：

「朋友！請你發點慈悲，我是個久病的人，身上只剩下一把骨頭了，請你另外去找尋旁的食物罷。」

「嘴嘴！原來也是這麼一個無用的東西！」這鷹聽見了鴉的哀求，以爲自己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便又驕又喜地說：「你叫我做『朋友』，哼！配得上嗎？裝什麼假病呢？起來，爽快點跟我去罷。」

病體不勝的老鴉想到牠的兩個兒子特爲牠的病，到老遠的地方爲牠找藥去了，不知牠們回來，看見飄零的空巢，會是怎樣地傷心！怎樣地去尋覓呵！牠於是哭了起來。鷹看見牠垂着頭，喘做一團，不耐煩了，一展翅，把牠抓起就走。

抓到了山上，一看，果然是隻瘦骨稜稜的老鴉，不能當做一餐

飯來吃的，牠氣不過，把鴉一脚踢開，大聲吼說：「混賬東西！混賬東西！你害我自費了一場力氣，你真該死！快給我滾開！」

老鴉躺在地上動彈不得，牠又踢了牠幾腳，才命令牠以後專給牠打掃地面，有一點不乾淨，便要啄食牠的肉，要牠的命。

鴉怎麼肯替這惡魔打掃地面呢？可是，在這山上只有牠和一隻母雞，牠們敵不過啄、爪都堅銳的鷹，只好忍耐着，帶着病去爲牠打掃地面。

鷹看見老鴉也一點反抗都沒有，事事都服從牠，聽牠的吩咐，牠更決心要征服天下一切的鳥類。

牠於是每天都飛出去，每天都要捕捉一二隻旁的飛鳥回來，肥的，牠就撕成片片，一口一口地吃了；瘦的，牠罵着，踢着，拿來做牠的奴隸，掃地，擦桌子，取水，洗廁所……都要牠們去做。

這樣，山上的飛鳥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了，除了母雞和老鴉之外，還有斑鳩、喜鵲、白鴿、鸚鵡、畫眉……甚至於有啄木鳥、貓頭鷹之類的鳥兒。

牠們在山上日夜服侍牠，聽牠的惡罵，受牠的啃啄、腳踢，然而這還不算數，叫牠們最難忍的，是天天看見自己的弟兄、姊妹，血淋淋地慘死在牠的爪牙之下！吞食在牠的肚腹之中！

山下的飛鳥們也不能忍受了，因為牠們常常失去了牠們的父母、兄弟、姊妹。最初，牠們不知道是誰來把牠們捉去了的，後來看見了是那黑影一閃，就搶走了牠們的鷹，牠們便集合起來，商討對付牠的方法。

老鴉的兩個兒子最先發言，牠們說：「第一步，要緊的是時時刻刻關着家裏的門，不讓牠有進去的機會；第二步，嚴守着自己的

小雞；第三步，大家盡力來磨銳自己的爪和啄，以備遇見牠時，和牠戰鬥。」

全體的飛鳥，聽了這話，都拍手贊成。

山下的預備好了，山上的也在趕快設法逃出這惡魔的毒掌，不，牠們不單只要逃走，而且還要打倒這殘酷的傢伙！

是在一個黑暗的晚上，啄木鳥召集了在山上的切奴隸們，偷偷地開了一個會，啄木鳥任主席，牠輕聲說：

「諸位同命運的朋友們：我們爲什麼要受到鷹的這種待遇？牠無非是欺侮我們的啄不及牠的堅，欺侮我們的爪不及牠的銳，然而，朋友們，我們這一羣就這麼睜着雙眼任牠啄、罵、磨折到死嗎？我們這一羣就這麼睜着雙眼看着牠把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朋友一一吃完嗎？」

『不能的！決不能的！』在黑暗中的一羣奴隸低聲叫喊。

『好！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的爪和啄在個人是不及牠的堅銳，可是我們大家合在一起，想來無論是什麼樣的惡魔，我們也能打倒吧。』牠們於是商議如何去攻打鷹的方法。

安排定了，牠們一個個都努力養息自己的身體，使得沒有一點病帶在身上。

鷹仍舊每日飛出去，可是牠帶回來的食物，却一天比一天少，有時只捉住一隻麻雀，有時是什麼也沒有得到，空着兩爪歸來了。

一天，鷹憤怒着嘶喊道：『我的肚子是不能餓着的呀，因為我是鳥中之王啊！捉不到肥美的，家裏不是還蓄養着一大羣瘦弱的奴隸嗎？把這些先吃了再說罷。』

時期迫切了，奴隸們將如何逃出這慘死的命運？

這羣奴隸決定了不如先下手爲強，在鷹決定了要先吃那隻母雞的前夜，牠們等鷹睡熟了以後，一個一個從牠四圍的可以埋伏的地方，屏聲斂息地爬了出來；等到快要近鷹的身邊時，一聲暗號，貓頭鷹、啄木鳥、喜鵲、畫眉、老鴉，甚至於老母雞都一齊撲上去，抓住牠的腦袋、頸項就一頓亂啄。

鷹在睡夢中，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等把眼睛睜開來，在朦朧的月光中一看，原來是牠一向鄙視爲『不中用的東西們』造反了，牠最初還用着主子的態度向牠們吆喝、辱罵，可是牠們的嘴却像雨點一樣向牠的渾身上下啄下來，一點也不服從牠這自命爲王的命令了！牠只得改換聲音向牠們哀求、討饒，可是老鴉說：『你當初如何聽取我們病弱者的哀求來？你是用什麼態度的，我們也照樣用什麼態度。』

牠們因此仍舊不停地啄，不停地抓。驕傲一世，專門欺凌弱者的鷹，最後只剩得一絲的氣息了，躺在地上，動彈不得。

這時，月兒西下，東方的天邊已露出了曙光，一羣奴隸看見虐待牠們的惡魔已走上了死的道路，才捨棄了牠，退到一個小樹林中去休息。

等到太陽出來，牠們已經大大地睡了一覺，睜開眼睛來，一看，滿山是耀眼的光明，牠們笑着、跳着、唱着、帶着勝利和愉快，才向着各自的家飛去。

在互相分手的時候，牠們都呼叫着說：

『再會！朋友！別忘了我們受過的壓迫！更別忘了我們團結起來所得的勝利！』

螞蟻國的英雄

在一座房子的牆腳下，有一個螞蟻洞，裏面住了三四百個螞蟻。牠們在平時是很快樂的，個個人都有事做，築巢的築巢，尋食的尋食；牠們的母親，就是牠們的王，一切都聽她的指揮。

不幸得很，有一天，忽然下了很大的雨，雨飄在牆上，水從牆面流下來，剛剛流在這個螞蟻洞的上面，幸得牠們的洞修得好，水沒有灌進去，可是在洞口的四圍却積了很多的水，像一道護城河似的。

一天的大雨過後，雖然天又晴了，街上和院子裏的水都乾了，可是這兒，因為有牆擋着，太陽和風都到不了，所以這一條護城河，看起來好像永沒有乾涸的日子。

滿洞的螞蟻都憂愁起來。

怎麼辦呢？洞內儲藏的食物看看就要吃光了，牠們已經有三天沒有出洞覓食了呵。

螞蟻王只好下命令，叫大家來另自開一個出口。

可是，那條護城河實在寬得很，離洞遠近一二丈的地方都是給淹了的；再遠一點，沒有水的地方，偏偏又都是石頭，所以牠們左鑽右鑽，總是沒有辦法。

五天過去了，所有的糧食都吃完了，一個個螞蟻都躺在地上，餓得爬不起來。

螞蟻王看見她的臣民，也就是她的兒女餓成這個樣子，心裏實在難過，然而她不單是找不出東西來給牠們吃，竟連自己的肚子也餓得直咕咕地叫喊。

最後，看看牠們都要死了，她便下了她好幾天就想到而沒有敢做的決心。她從她的臣民當中爬起來，到廚房裏去取了一柄刀子，然後走出來對大家說：



「孩子們！大難當前，我不能救你們，我在做了你們的母親，你們的一洞之王！現在，我只有把我的肉軀貢獻出來；給你們吃一餐，暫時解一解你們的饑餓。」說完，她就拿起刀子往頸項上抹，打算把自己殺死。

螞蟻們看見這情景，都從地上一下就爬了起來，幾個身體較大的，走去奪下牠們母親手上的刀子，拿來丟在地上。一個身上有黑點子的螞蟻，排開大眾，走出來說：

「諸位同胞：我們的王願意把她的身體拿出來解一解我們的饑

餓，可是我們都知道得很清楚，這樣做，不單是我們將失去我們的王，因為她的身體是有限的，我們的大難，還是解脫不了。我現在有一個想頭，就是我們與其在洞裏餓死，莫如到洞外去想辦法看；水會淹死我們的，我們知道，但是，我相信，水決不能把我們全數淹死，我們到死上了一半，這條可惡的河大概也就會給填滿了！』牠的話還沒有說完，大家都叫起來：『對呀！反正都是要死的，這樣試一試看，說不定還有辦法呢。』

螞蟻王遵從了大眾的意思，自己走在前面，把牠的全數臣民領出洞來。

好大的一片水呀！從這裏面望不到對岸，因為地勢凹下，都不是淺灘，是一條足有二分深的河流呵！

螞蟻王帶着牠們，沿着水邊走了無數轉，都找不出一處較為低

淺，可以過渡的地方。

搭橋樑嗎？那裏去找木料呢？造船嗎？也是什麼東西都沒有。像這樣的猛雨，牠們還是初次遇見，所以在事先一點沒有準備。

有着黑點子的那個螞蟻，看見一切都絕望了，牠便毅然挺身而出，走到河邊，回頭向牠的同胞們說：

『盡我的力量去替大家找出路罷。』

牠投身到河裏去了。牠努力往前游泳，口角的兩根鬍鬚，也跟着六隻脚一齊撥動，看到了河中心了，岸上的螞蟻們知道牠是捨身爲大眾找材料做橋樑去的，所以都歡呼起來：『好呀！快攏岸了！』

那知已經是饑餓衰弱了的牠，到了河中心，再也無力前進了，六隻脚，兩根鬍鬚只揮了幾揮，就不再動了；身子像一點微塵似

的，飄浮在水面上。

螞蟻王看見飄在水上的黑點花螞蟻的身子，又記起牠在洞中的一番話，心裏忽然明亮起來，她忙走到水邊，回頭對衆螞蟻說：

「孩子們！我有了一個解救大家的好法子，這法子是死去了這位英雄給與我們的，請你們耐心地等着！」

她毫不畏懼地下去了。

岸上的三四百螞蟻，以爲牠們的王也會淹死，牠們失了領袖，都慌亂起來，焦急徬徨，四處亂跑，地上成了黑麻麻的一片。

那知牠們的王鼓足了勇氣，向那黑點花螞蟻的浮屍邊泅去；不上一點鐘工夫，真給她泅攏了，她便抓着這具英雄的遺骸，並且翻身爬到屍體的上面去。等到喘息定了，然後就把牠當做一葉小船，用自己的六隻腳，划到對岸去。

『有志者，事竟成』，雖然也費了不少力氣，然而終於給她到達了對岸。

聰明的王是如何的歡喜呵！她忘記了饑餓，忘記了疲乏，一到岸，就急急忙忙到處去尋草莖來作牠們的橋樑。

草莖尋到了，可是太長，一個人又拖不動。他只得又乘上那具英雄的屍體，回到原處叫人幫忙去。

黑麻麻四處亂跑的螞蟻，一見牠們的王又回來了，實在是又驚又喜，互相都接頭附耳，悄聲問訊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王把牠們召集攏來，告訴了這一切的經過，然後選出幾個力氣比較大些的人來，一個一個，依次坐着那具屍體到對岸去，設法把橋樑搭起來。

『聰明的王！願你萬歲！』地下的螞蟻，聽了國王的宣布，一

齊歡呼。

「孩子們！別把功勞加在我身上……我們有話對你們說，等把橋樑搭起來了罷。」

靠着這具英雄的遺骸，牠們得能渡來渡去，把橋樑搭了起來。於是大羣的螞蟻，都從樑上渡到對岸去了。

等到全數到了對岸，螞蟻王一個一個檢點完畢，忽然哭了起來。

「孩子們！你們今天生命是誰賞賜的？」

王垂着淚問。

「是我們的王呵！」全體一齊回答。

「你們錯了！你們的生命是這位英雄拿了牠的生命去換取來的！現在我們既然已到了安全的境地，我們應該先安葬我們這捨身

爲衆的英雄。」

她第一個到水邊，去把那黑點花螞蟻的屍體拖上岸來，然後由大羣的螞蟻把牠抬到牆根下的一塊沙土中埋葬了。

王很悲痛地哭了一場。等到把眼淚拭乾過後，她站在墳頭上，對大家說着：

「我只聽見中國和日本在一二八戰爭的時候，說是有幾個中國兵，因爲日本的坦克車要來進攻了，便要求長官派他們去抵擋這坦克車去。他們身上綁着炸彈，外面裹着棉花，到日本坦克車來的路上去臥下。坦克車來了，他們便滾身上去，讓車子從他們身上碾過。炸彈爆裂了，棉花燒起來了，他們雖然死了，而日本的坦克車和司機手也一同給炸成了粉碎。」

「我以前聽見這故事，以爲是人類才能做這種偉大的事業的，

那知我們螞蟻當中，今天也發生同樣偉大的事蹟！孩子們！無論是什麼動物，只要牠捨身爲衆，都是一樣偉大的呵！」

三四百隻螞蟻聽完了王的演說，一齊鼓起掌來，並且大聲重覆她最後的一句話，好像得到了一個真理似的。

輕氣球和小白線

「多麼熱鬧呵！」

「他們來來往往，究竟到那兒去呀？」

「說不定是到那最快樂的地方去吧？那地方是連我們想像都像不來的吧！」

一羣塗了各種顏色的輕氣球互相擠着這麼閒談。牠們到這條街頭已經有五六天了；每天每天都看見街上是擠不通的行人和車輛；這些行人和車輛來來去去，總是顯得十分匆忙，好像前面有着不起的好東西在等着似的，而輕氣球們老給一條小白線絆住，永遠給扣在一顆釘子上，除了門前的一點點景色之外，更遠一點的東西，是無法看見的，所以牠們發出了這帶些羨慕口氣的談話。

一隻利海水般藍的輕氣球聽了這些談話，抬起頭看看天，又左右前後窺探了一番，然後說：

『我想他們去的地方也許就是那高高的天吧！這天上一定有着奇妙無窮的東西呵！我們雖然是天亮了很久，才得出屋來，天還沒
有黑，又回到屋去，然而我對於這天空是常常注意的，那上面一會
兒是浮雲，一會兒是朱霞，一會兒是濃霧，一會又是長虹，千變萬
化，真是不可思議！什麼東西還有比這更好的呢？我想他們一定是
去這地方的。』

『哎！』一隻紅得像玫瑰花的輕氣球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停了
好一會，牠才接着說：『我們不能上去看一看，真是可惜的事！』

真是可惜的事呵！輕氣球不能上天空去看一看，所以牠們都你
撞撞我，我撞撞你，表示出說不盡的悵惱！

還是那隻藍色的，在嘆息之後，提出了一個意見來，牠說：『諸位，我看得很清楚，我們不單是不能到天空裏去看一看，就是隨便走得遠點都不能夠，這是什麼道理呢？我想原因就在絆住我們的小白線，若果沒有牠，我們便任何地方都可以去了，你們說是不是？』

大家想一想，看一看自己的腳，果然是給小白線緊緊絆住的，牠們認爲藍氣球的話很對，於是商議起如何解脫小白線的辦法來。有的主張拉斷牠，有的主張設法把腳退出來，而藍氣球則主張和小白線商議，讓牠也有上天去看一看的機會，然後一同得到自由。

那隻玫瑰紅的輕氣球，它却絕對不贊成，它主張不走就不走，要走就自個兒出去，用不着商議什麼人，尤其是那絆住牠們腳的小

白線，因為，這條線，紅的輕氣球認爲是對於牠們十分不利的，能拋棄就拋棄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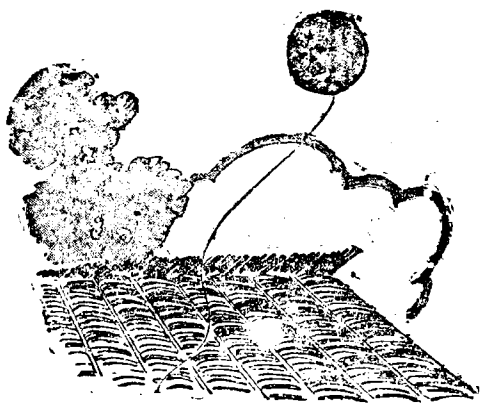
其餘的輕氣球則讓牠們先去試試看，等有結果之後再說。

於是紅藍兩輕氣球便各人照自己的主張去進行。

藍輕氣球開始牠的工作了，它低下頭來對小白線說：「朋友：你爲什麼老把我絆住呢？我得不到自由，你也一樣沒有好處呀！！」

小白線把身子挺了一挺，然後帶着愁容回答：「我何嘗有什麼好處，你不看我的脚也是給扣住的嗎？可以說我們都是同命運的呵！我之絆着你，那裏是我的本意呢？」

「那麼，朋友，我們既是同命運，一樣的是給扣住沒有自由，我們可不可以一起來爲自由奮鬥呢？」藍輕氣球把牠心裏打好了稿子的話，趁此說了出來。



小白線高興極了，立刻接受了藍輕氣球的提議，牠並且還說：「對呵！沒有自由的人，應該互相幫助着來爭取呵！」

小白線和藍輕氣球商議定了，牠們便開始掙扎，小白線把身子不住地挺直，使得牠的脚好往後退，而藍輕氣球則在上面用力跳躍，使勁拖拉，……這樣，互相幫助着努力了半天，牠們的目的達到了；哈哈！再會！再會！藍輕氣球拖着小白線飛出屋外去了，像一隻小鳥兒似的，飛上天空去了。

多麼廣大的世界呵！多麼高大的天空呵！藍輕氣球和小白線從來沒有想到

大地上除了房子，行人和車輛之外，還有蒼翠的樹木，嬌小的鮮草，牠們再沒有想到天空上除了白雲，朱霞之外，還有飛鳥，鳴禽，牠們真是快樂極了！飄飄蕩蕩隨着清風，看了很多很多美麗的東西。

這樣走了半天，藍輕氣球忽然喊着小白線說：「朋友，你看天是這麼高，我還想再飛高些，可是你總把我拖着，我覺得……」

小白線知道這說不出口的話，一定是叫牠走開的意思，牠忍住氣，仍舊是高興地回答道：「我們的自由不是共同努力得來的嗎？何況我們互相離開了，就要鬧出亂子的呢！你沒有我，你無限制地飛高，身體就會爆裂，我沒有你，我就根本不能飛行，這樣不是我們比沒有得自由的時候還更壞嗎？」

正說到這裏，遠遠地，看見那隻玫瑰紅的輕氣球，繞着一根樹

枝直打圈。藍輕氣球忘記了牠心裏的企望，忙拖了小白線近前去。牠們還沒有走攏，便聽見紅輕氣球氣喘喘地在哀叫：

『你就鬆手罷！你就鬆手罷！』

藍輕氣球奇怪極了，遠遠地就問道：『怎麼一回專呀？你那時來的？』

紅輕氣球說：『請你問問我脚下的小白線罷。』

牠脚下的小白線一邊緊緊繞着樹枝，一邊說：『這紅輕氣球，牠原要自己出來，可是又沒有這個力量，我看不過去，才幫助牠鬆脫了扣子，一起飛起出來。可是到了這裏，牠埋怨起我來了，要我自己回去，讓牠一個人升天，我便拿出教訓來給牠看，看牠有沒有力量自己飛走。』

藍輕氣球看了這情景，忙飛過一旁，向牠脚下的小白線說：『

朋友，請原諒我剛才的冒昧！」

小白線很歡喜，忙說：「沒有什麼，不過我們要永遠記住這課教訓，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無論做什麼，都必須要互相幫忙，共同努力！」

藍輕氣球從此高高興興地同着小白線到各個名勝去遊歷；當牠興奮過度，忘記了一切，直向上衝的時候，小白線就拖住牠，向牠下警告，說是會有危險的，牠便驚覺，改變態度，向前平穩飛行；當小白線懶惰起來，要想攀着樹枝和電線休息的時候，牠便用力提攜牠，並且說這樣一來，兩個人都會失去自由的。所以牠們遊行了不少日子，依舊是很自由，很快樂。

多少日子之後，牠們又走回原來走過的路上了，牠們故意到那樹枝邊去看紅輕氣球的結果；哎呀！那裏還有牠的影子呢？牠

們東尋西尋，找了好久，結果只看見一段已經發黑的線一頭繞着樹枝，一頭繫着一小塊輕氣球的皮而已，那皮已經不是鮮豔奪目的玫瑰顏色了！

牠們兩人看了這個，覺得非常感傷，忙回去看看牠們其餘的老朋友。

牠們飛到牠們老家的屋簷口，悄悄地向下張望，可是，那裏還有牠們的朋友呢？從前扣住牠們的那小鐵釘上，掛了幾件別的東西，牠們想起那：「等等你們的結果再來說罷」的話，知道牠們是不會提前逃去的，一定是牠們的主人，看見逃走了兩隻氣球，便急急忙忙把牠們售賣了的原故。

「還有幾人存在呢？」藍輕氣球慨嘆起來。

小白線一邊催促藍輕氣球快點離開屋簷，怕給主人看見，一邊

說：「這都是我們的好教訓呵！朋友，不設法奮鬥，打算坐享其成的人，是應該給苦吃的。」

青蟲和蛾

不知是什麼時候生長出來的一條青蟲，彎彎曲曲地爬到了菜葉上來，全身臃腫得像一個給水淹死了的屍體，而且還生着不少的短毛，眼睛和鼻子都分辨不出是長在那兒，所以牠剛一爬上菜葉，菜的花就看見了，忙向後退縮，做出深怕挨着了牠的樣子，並且還大聲喊着：

『哎呀呀！是那裏來的怪物呀？可把我嚇死了！』

有兩三隻蛾子，正在菜心當中採蜜，聽見這呼喊，連蜜都不取了，忙飛出來觀看。



一隻說：「這怪東西簡直比豬還難看呵！」

另一隻說：「豬，豬可還有個鼻子，眼睛；一對大耳朵還清清楚楚擺在頭的兩旁邊，這東西，是什麼？醜到連名字也叫不出。」於是搖搖擺擺地走過去，哼着鼻子，側着頭向青蟲道：「喂！你算什麼？也敢爬到這菜葉上來！你沒有看見我們這兒的菜花嗎？你看牠穿着金黃色的衣裳，是多麼的美麗！還有……」

青蟲最初也沒有注意到自己是怎樣的一個形像，經牠們這麼一嚷，才低下頭看看自己的身體，再仰起臉看看那菜花，雖然是剛才給牠把臉都駭黃了，還沒有轉過氣色來，可是穿了金黃衫，在微風中擺動着的那個樣子，果然很玲瓏，很美麗。同時，那蛾子又指着牠的伙伴對他說：

「還有這位，你看它通身雪也似的潔白，白衣上還繡着黑點子

的花朵，它的身體輕得和張紙一樣，要到東，就到東，要到西，就到西，你看你一步拉不了五分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另外的蛾，都笑了起來：「哈哈！哈哈！」

青蟲剛才發現了自己的醜陋，還以為它的身上不過只有這一個弱點，並沒有想到除了這以外，連跑路都及人家；它試爬了一爬，果然全身都扭動了，還爬不了五分遠！它身不由自己地，猛然失去了向前進行，去遊玩遊玩的勇氣，它俯下了頭，衷心裏發出了悲哀。

可是，白蛾和菜花還不讓牠留在那兒，牠們一齊譏笑牠，驅逐牠，要牠即刻滾下菜葉去，說那不是給牠停留休息的地方。

「那麼，讓我慢慢下去也可以，何必這麼兇呢？」牠輕輕這麼反抗。

「是呀！你只能「慢慢」的，你就慢慢罷！——白蛾們故意把慢慢二字咬得很清楚，譏笑牠身體笨重，不特沒有飛的本領，連走快都不能夠。

青蟲慢慢地，沿着菜葉邊，走回到自己的老地方去，是在離地不滿二寸的菜根上，這裏是很污穢的，時時聞到土的臭氣。

回到了家裏，青蟲放肆地悲傷起來：「我怎麼辦呢？難道一輩子都躲在這兒嗎？天呵！怎麼牠們那麼美麗，那麼能幹，我偏這麼醜陋，這麼連跑路都跑不快呢？……」

「哭什麼呵？美麗和能幹是哭得出來的嗎？」菜根下發出了一個清楚的聲音。

青蟲停了哭泣，向菜根下一看，呵呵！原來是條蚯蚓；忍不住，青蟲笑起來了，想不到天下還有和牠一樣難看的東西。

「哎噫！」青蟲鬆了一口氣說：「你不對你的身體生氣嗎？怎麼反倒駁起我的話來了？」

「我不是駁你，而是說你沒有出息。你看天下的事，那一件是用抱怨，哭泣成功了的？」

青蟲想了一想，覺得這話不錯，可是不抱怨，不哭泣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嗎？那蚯蚓，身體是那麼難看，而牠竟說出那樣的話來，牠的口袋裏一定裝得有什麼藥。於是牠往菜根邊再爬了幾步，溫和地對蚯蚓說：

「朋友，你不想和那白蛾一樣呢？能飛，又好看。」

「我倒不一定想成白蛾，我的理想比那還要高，我想把世間的土地都弄得肥沃起來，讓一切的人都得有食；你沒有看見還有多少的人都空着肚子在受餓嗎？」蚯蚓停了一停，又接說：「至于你，

朋友，你也該做做工才對，若果你要成爲又美麗，又能飛的東西的話。」

青蟲從來也沒有知道工作能使牠脫掉醜陋和低能，因此不禁驚問了：「真的嗎？工作有這樣大的本領嗎？」

蚯蚓笑說：「一個人無論他想獲得什麼，都須從工作中來，這就是說，自己的努力，能夠轉變一切！你看我的快樂，我的安靜，都是由我自早至晚，不斷的工作中得來的。」說到這裏，牠想到又閑談了半天，該工作去了，於是向青蟲告辭，并且說：「朋友，努力！」

蚯蚓轉回泥中去後，青蟲獨個兒爬在菜根上，把它剛才的一席話想了一想：「不錯！我一定要這樣辦！」

它曲曲折折地沿着菜根，菜葉，而爬到旁邊一株小竹枝上去，

牠坐在竹枝上，休息了一會，看見遠遠的青草地上成羣的白蛾上上下下地飛舞，個個都顯出快活得意的樣子。牠想起蚯蚓的：『自己的努力，能夠轉變一切！』的話來，便忙開始工作。

青蟲的工作，最重要的是結網。牠拿出全身的力氣一邊吐絲，一邊織網，一邊想像快樂的將來，所以織得很快。太陽在山上還露着半個臉，而青蟲就覺得十分疲乏了。可是牠願在今天把牠的網織成，也許努力越多，快樂越到的早。

果然，剛一天黑，牠的網就成功了。牠在網中，摸着四壁，困倦不堪地笑了一笑，就睡去了。

不知牠睡了多少天，醒來了。

『哎呀！我怎麼大睡起來啦，快點開門出去看看罷。』

牠來不及用手去尋門，忙用口把網的一壁咬了個洞，就從那兒

鑽身出來。

「看呵！那裏來的美女呀，穿了這麼華麗的衣衫！」草原上，這裏那裏叫出了這句驚嘆的話。

青蟲猛然覺得自己的身體不同了，輕便了，牠忙低頭一看，呵！牠是幾時換上的這件黑色天鵝絨的大衣呢？上面繡滿了金色的、火紅的、海藍的……數不盡的顏色的花朵。快樂呀！昔日的青蟲，今日成了「美女」；牠舉翅一飛，輕輕地就飛到了草原，所有的青草，小花，白蛾都招呼牠，稱讚牠，和牠親近。

「你是從那裏來的，美麗的姑娘？」大家一齊問。

「我麼？我是從工作中來的！是！我是從自己的努力來的。」
「是嗎？」

「是！自己的努力能轉變一切！」牠深深信仰了蚯蚓的這句

話。不錯，牠是靠了這信仰才成功的。

主人不在時的花園

一座大洋房和一廂小茅屋毗連着互相成爲鄰居。

在洋房的院子裏，有一個很大的花園，裏面種了不少的花，沿着院子的牆，又種了很多的樹，恰恰在毗連鄰居那小茅屋的地方，種了一棵美麗的櫻桃。



茅屋的階前什麼也沒有，只有垃圾和破傢具。

春天來了，洋房的花園裏，百花怒發，個個都露着笑迷迷的臉孔，日光溫和地照耀着，蝴蝶蜜蜂在滿院子裏飛來飛去，忙着和這個私語，又和那個談

心。

『喂！蜜蜂兒！』那美麗的櫻桃樹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了；『因爲你常常從牆外飛進來，又從牆內飛出去，你一定知道我要打聽的這個問題的；你願不願意告訴我隔着這道牆的外面，還有着什麼東西嗎？』

蜜蜂是櫻桃最好的朋友，牠忙捨了薔薇而來到櫻桃的面前，說：『這牆外，就在你的身旁還有一戶人家。』

『哎呀！隔壁還有人家呢。』院內的花和樹都一齊驚詫起來。玫瑰花說：『也是像我們這樣的人家嗎？』

粉蝶兒聽見玫瑰花的問題，忙飛在牆頭上去，一面看着那茅屋的人家，一面說：『那裏是這樣的人家呵！簡直是窮得不得了的样子。』

蜜蜂接着說：『那家人家沒有花園，所以像你們這邊，花呀樹的是一棵也沒有呢！』

牡丹在描着金邊的花盆裏笑了，并且說：『窮的人家，我們當然是不去的。』

『那裏的話？』地縫中的滿天星，搖着它的小腦袋，生起氣來了；『我且問你，蜜蜂兄』它掉頭向蜜蜂問：『他們那面沒有花，沒有樹，可有像我們這裏的日光沒有？』

粉蝶探了頭向牆外看看，回說：『有的，照在那些垃圾和破傢具上的日光是和我們這裏的，一樣晴麗得好呵！』

牡丹揚了揚它那有些嫌過於重大的頭，驕傲滿面地，慢吞吞地說：『我不相信。』

粉蝶兒飄下牆來，飛到它的面前，比着手勢說：『不，不單

是太陽，昨天晚上，我和玫瑰閑談得久了些，歸去時，已經是一彎明月掛在天上的時候了，我看見那麼幽靜，美妙的月光也是一樣地照在那窮人的茅屋頂上的。」

『可不奇怪嗎？』美麗的櫻桃自語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他們那樣窮，花和樹一點也沒有，然而日光和月光却又一視同仁地照着他們……』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全院的花和樹都互相問訊起來，就是驕矜的牡丹，也說不出理由。

『蜜蜂兒，粉蝶妹，』櫻桃想了很久之後，忽然喊着它們：『你們願不願意去爲我們打聽一下，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在這園子裏雖然很安閑，可是在院牆以外的事，一點不知道，也怪悶的。』

玫瑰花也催促着蜜蜂與粉蝶，要牠們去一探究竟；桃樹、李樹、梅子、石榴……更說若牠們去找了故事來，牠們還要送給一些禮物呢。

蜜蜂和粉蝶在衆人的勸誘之下，飛出牆外去了。

日光晴朗得很，滿院的花和樹都興奮地等待着蜂蝶的歸來，好聽取牠們奇異的故事。

隔了半日，蜂兒先回來了，牠氣喘吁吁地向院內的人問道：『呵，我先問你們，你們的祖先是不是一向就生在這院子裏的？』

大家聽見這一問題，都張開嘴，瞪着眼，回答不出來。

『那末，我告訴你們罷，你們的祖先原是生長在隔壁那家窮人階前的呀。後來，給這家有錢人強奪過來，硬生生移植在這院子裏，又怕你們跑，才修了這一道高牆圍着。』

『呵！呵！』櫻桃叫出來了；『原來是這樣，怪不得連我的頭，連我的手都不給伸展一下呵！我們原來成了這花園主人的籠中鳥，這怎麼行呢？』

玫瑰花聽說牠們住在這園子裏，原來不過是做著有錢人的玩弄品，羞紅了臉，問蜜蜂說：

『我且問你，我們的祖先在隔壁那窮人家裏，是怎樣生活的？』

『哎呀！這一點我倒還沒有問。以上的話，是從棲住過你們祖先樹上的兩個白頭翁那裏聽來的。』

『那麼，朋友，』地上的滿天星向蜜蜂要求；『你再去爲我們問一問罷。』因爲滿天星在這院子裏，是給當作地皮來踐踏的，所以它要急於知道牠的祖宗在牆外的時候，是不是也受過這樣的待

遇。

蜜蜂兒正待展開翅膀，再飛出去的時候，粉蝶却落葉似的飄然飛進院子裏來了。

『你的打聽怎樣呀？』滿院的人都問起來。

蜜蜂怕粉蝶的回答重複，便先向牠告訴說：『我已把我的打聽告訴給牠們，說牠們并不原來是屬於這洋房主人的，牠們的祖先原來是生長在隔壁那人家的階前呢。』

『是呵！』粉蝶飄來飄去，露出演說家的姿態來說：『我剛才到了離此不遠的一片野地中的那棵桃樹那裏去，牠……牠……』牠的話忽然在此停止，說不下去。

『牠怎樣呀？』玫瑰花急起來。

『牠……還譏笑你們，說你們甘願做奴隸。牠說你們的祖先是

非常自由地生活着的。就是像滿天星，酸漿草之類的祖先，也是一樣地受着自由的待遇。」

「唉！」滿天星嘆出一口氣來。

「那末，牡丹呢？」牡丹也不禁關心起自己的來源來了。

「牡丹也不例外的，它是站在和一切的植物的平等地位上，決不給人輕視，當做玩意兒來供着呵。」

「這是輕視嗎？」牡丹看看自己坐着的那描着金邊的磁盆，

「是呀！怪不得主人常常把我東摸西撫的，原來是不存好心呀！」

「那桃樹還說，」粉蝶又接下去；「自然母親是把一切生物都

放在平等的地位上，所以她的日光，她的月光對於任何生物，無論是強、是弱，都一樣地照耀着；她的花、她的樹，對於任何人家，無論是窮、是富，都一樣地給生長着。只可恨，有錢的人自私起

來，硬將高房大廈去遮着窮人的日光和月光，硬將花木移植到自己家裏去，讓窮人的階前悽涼荒蕪……」

『呵！』全院的花木都嘆息起來。

『那麼，』玫瑰先提出主意來，『我們的主人現在聽說是休息春假，到很遠的地方旅行去了，就趁他不在的時候，我要爬出牆外去，恢復我原來大公無私，自由無阻的生活。我們做植物的，應該承受自然母親的意志，決不單給一個富人做玩賞品！』

牆角的紫籐，雖然沒有發過什麼言，但很贊成玫瑰的提議。

櫻桃、柘榴、梅子……之類，也頗爲失去了祖先原有的自由而傷心，牠們也決定要到牆外去。

滿院裏的花木都激動起來，一直議論到更深，至夜雨來了，才止。

如烟如霧的春雨，纏綿着下了一星期。

底下又是暖和和地出了一星期的太陽。

春假完了。主人回來，一看，院內的玫瑰、紫籐……都奮勇着爬出牆外去了；櫻桃、梅、李、杏……之類，伸出長長的手臂，手上還提着紅玉也似的櫻桃，碧玉也似的李子，黃玉也似的小杏……向着牆外隔壁那窮人家。

他嘆了一口氣，可是這是自然母親的意旨，他有什麼辦法呢？

蚊 蟲 和 螢

一天晚上，一隻初生的幼螢從牠大南瓜葉下的家裏飛了出來，看見繁星在天上閃眼，牠的家人們的燈籠也參差差，一閃一閃在地下照耀，千萬點微細的光明，把個黑沉沉的夏的晚空弄得非常熱鬧。

就在這大南瓜葉旁邊的一個小水池裏，在這時也飛起來了一隻蚊的幼蟲，牠只抬頭把正在欣賞夏夜之神祕的幼螢看了一眼，就囑囑着，急急忙忙往有人的家裏一逕飛



去。

沉醉在美的夢境中的幼螢忽然給囁囁的歌聲驚醒了，一回頭，看見幼蚊不顧一切地往前飛跑，禁不住奇怪起來：『嚇！這傢伙，爲什麼不注意這麼美麗的夜景呢？』

受了好奇心的驅使，也因爲是初生，心裏還沒有所謂愛憎的原故，牠一展翅追上幼蚊喊道：

『喂，小傢伙，你上那兒去，忙得什麼似的？』

『小傢伙』，這不恭敬的稱呼，激惱了幼蚊，牠馬上停止下來，爬在一家人家的牆壁上，預備和喊牠的人大罵一頓，那知一看，叫牠的，原來是剛才在南瓜葉上，一言不發，呆呆望着天空的那『傻瓜』；看牠的身體，聽牠的聲音，也和自己一樣才入世不久，所以禁不住，反而笑起來了，說：

「呵！原來是你這傻小子！我忙我的，關你什麼事？」

幼螢在牠身邊飛繞着回答道：「你究竟忙什麼呢？你看這夏夜有多麼的美呵！誰不願多看她幾眼呢？你這小傢伙，聽你的歌聲，也很不錯，何不留下來給大家唱一曲？」

從來沒有想到，也沒有從母親口裏聽到過。說是要把自己的歌聲拿來給大家聽聽的幼螢，聽了這話，哈哈大笑起來，笑得幾乎從牆上跌落到地上去。

「你這樣笑什麼？」幼螢怔着了，也停下來爬在牆上；「難道你不會唱歌嗎？」

「歌，我倒會唱一種。只是爲什麼要把歌唱來給別人聽呢？這，我從來也沒有聽見說過。」

「歌不唱給別人聽，給誰聽？」幼小的螢，以爲這一反問，就

把小小的蚊蟲給問住了，那知小蚊却不慌不忙回答說：

『我們的歌，每唱一曲，必定要有一曲的代價，決不能隨隨便便給人作爲娛樂品的。』

『什麼代價？』

『你不知道嗎？哎哎，可憐的傻小子，連我們蚊蟲終夜所求的，你都不知道麼？』

幼螿，因爲這是第一次遇見蚊蟲，對於牠們的生活的確不清楚，所以央告了：

『好哥哥，我真不知道，請你告訴我罷。』

年幼的蚊蟲，也不懂得什麼『保守祕密』，聽見誠懇的央告，便坦白說了：

『我們的代價麼？就是吸吮人們身上的血液呵。』

『血！吸人身上的血！』幼螢一驚，狂呼着從牆上滾跌了好幾步，然後爬起來，把兩翅大大張開，打算遠遠飛開去，從此不見這可怕的東西，可是一想，這幼稚的蚊蟲，大概還一次都沒有吸過人們身上的血液，說不定勸勸牠，會把這惡行改過來的。所以牠改換了驚恐的呼叫而用最和平的聲音說：

『人們的血怎麼好憑了你的私慾去吸吮呢？我勸你，好哥哥，改了罷。你看蜜蜂不是不吸人的血嗎？螞蟻不是也不吸人的血嗎？再說我們螢蟲也是不吸人的血的；在我們蟲之國裏，靠了自己的勞力去取得衣食的，多着呢，爲什麼你不能學牠們的樣呢？吸人的血，太可怕了，你應該知道你肥胖了一點，別人就消瘦了一點，你的健康就是別人的羸弱，這種損人利己的事，是幹不得的。』

蚊蟲爬在牆上，只用牠的兩隻後腳，別刷牠的兩翅，口邊的觸

鬚一翹一翹的，似乎不服幼螢的意見，然而沒有半字回答。

幼螢以爲自己的話打動了牠；牠的無言是在開始接受牠忠告的表示，便挨過去，親切地指着天空，對着牠說：

「看呵！好哥哥，那些星星是何等的明亮呵！還有，你看我們家裏人們的燈籠燃得多麼熱鬧呵！……」

好久不發言的幼蚊，開口了，一下切斷幼螢的話，大聲問道：

「真的，我問你們點那些燈籠來做什麼用？」

這一點，螢的祖父是常常說給牠兒孫們聽的，所以幼螢毫不遲疑，便像背書似地，背了出來：

「我們生活的任務是要給黑暗以光明，改醜惡爲美好。」

「好一個「大言不慚」！」幼蚊哼着鼻子，一半自語地說；

「什麼是黑暗？什麼是光明？什麼是醜惡？什麼是美好？我們蚊蟲

是不管這些的，我們只曉得要吃，要吃，要吃……」

噓的一聲，說完這幾句話，就昂然飛去了。這種行動和言論真出乎幼螢的意料之外，牠獨自一人，爬在牆上，茫然地想了很久，很久，但終想不出爲什麼小小的蚊蟲會不歡喜這璀璨華美的世界。爲什麼「只曉得要吃，要吃，要吃……」？爲什麼非吸人的血液不可？……

中夜以後，天上的星逐一隱退，黑暗的夜就全靠螢之羣的燈籠來照耀了，在晚間還在勞苦工作的一切人們都得到了牠們的光亮，也因牠們參差的舞動，把夜景點綴得美麗而忘了更深的寂寞。

忠心耿耿的幼螢，在這時找着了牠的正在忙於提燈照耀的祖父，便強拖着他停在一張梧桐樹葉上，問牠說：

「祖父呵，那蚊蟲爲什麼不能聽我的勸告呢？」

祖父捋着頷下的長鬚，聽了這沒頭沒尾的話，笑了，慈愛地撫着幼螢的頭說：

「那一隻蚊蟲不聽你的勸告呀？你勸告了他一些什麼呀？」

從頭至尾地、詳詳細細地，幼螢把和幼蚊的一席談話，都告訴了出來。

「呵！孩子，你是弄錯了方向了，」祖父深思地說：「世界上原有兩種人，一種是喜歡光明的，一種是服從黑暗的；服從黑暗的，倒也並不是覺得它好、可愛，而是借它來遮蓋自己的惡行。你所說的蚊蟲就是這一類，牠們不愛白晝而歡喜黑夜，爲什麼？因爲牠們好在黑夜偷吸別人寶貴的血液呵！你要牠們來喜歡光明，便須先斷絕牠們的吸血行爲，你看你不是弄錯了方向了嗎？」

「牠們爲什麼一定要吸人家的血液呢？」

『這，因為牠們這一類不勞而獲的生活，弄成習慣了。』
『祖父呵，牠們的這種惡行不是不能改善了嗎？』幼螢擔心
着問。

這時，天已將發白了，一羣羣的蚊蟲都吃得肥肥胖胖的，挺着
肚皮從人家屋裏，很吃力地飛了出來，幼螢定睛細看，那剛才和牠
談話的幼蚊，也在其中，肚中汲來的血，還透着鮮紅的顏色呢。

祖父等這一羣飛過，然後才攜着幼螢的手，慢慢地回答：『孩
子，天下的一切惡行都可以想法革除的，這革除惡行的工作，便是
我們生活的任務。你看，蚊蟲是怕光明的，若果我們螢蟲的燈籠
能夠燃得和白晝一樣的明亮，不是就可禁止牠們去吸吮人們的血了
嗎？所以，我的孩子，我們要從今以後，格外努力！格外努力！』

紡織娘是怎麼逃出籠子的？

月光像水銀一樣傾瀉在地上，夜百合發出令人心醉的氣息，繁

星在天，天色似海，盛夏的

夜美極了，靜極了！金鈴

子，叫蠋蠋之類的昆蟲每夜

都從自己的家裏走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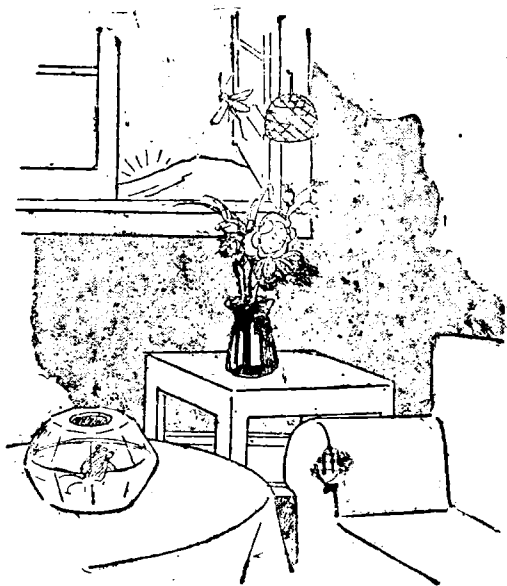
羣聚在像翠氈一樣的草原

上，舉行盛大的音樂會；這

種音樂會，除了各種昆蟲的

大合唱之外，還有夜蟬們的

二部合唱，叫蠋蠋們的四部



合唱之類的節目。紡織娘在衆歌者之中，聲音是最出色的，而且能唱的歌又非常之多，唱起來總是一節一拍，非常合度，高低又很適宜，所以她在每次音樂會中都担任了獨唱的節目。

有一次，她實在唱的太好了，婉轉的歌聲把正在睡夢中的人們都喚醒了，月亮帶着光輝，愉快的笑臉，看着下界，夜百合也興奮得紛紛開放；她自己，經不起大家的鼓掌、請求，所以唱完一支，又唱一支；唱完一支，又唱一支；這樣連續不斷地唱了下去。

『哎呀！這個紡織娘唱得真好呵！快把籠子取來罷。』紡織娘聽見這話，知道自己要被人捉住，忙停了歌聲向草原下鑽去；叫蠅蠟，金鈴子，夜蟬們也紛紛離了座位，四散逃走，可是不幸得很，我們優秀的歌者——紡織娘終於被捉住了！並且給關在一個狹小的籠中。

月亮看見這一劇變，心裏起了說不出來的憤怒，當時就沉下臉，一轉身，就走進她用薄雲圍起來的臥室裏去了。

「這是多麼肥大的一隻紡織娘呵！」

「她的叫聲真好呀！」

兩個人在暗淡的燈光中，一邊向回家的路上走，一邊提着籠子右端詳地，交相談論着。

籠子被提到家了，紡織娘在當中蟄伏着。

捕捉她的兩個人去尋了幾個豆筴，切了兩片梨子，拿來放在籠裏，然後把籠掛在窗欄上。

掛好之後，那兩個入便去睡了。

在自由天地中生活慣了的紡織娘，忽然給關進了這狹小的籠中來，那裏能夠睡得着呢？豆筴梨子雖然擺在面前，可是一點也不想

吃。她從籠縫中望望月亮，月亮躲在臥室裏還沒有出來；又側着耳朵聽一聽窗外草原上的聲音，夜蟬們的音樂會又繼續舉行了，絲毫沒有爲了她的被捕而停止工作。

『爲什麼他們要把我關起來呢？』從未遭過逮捕的紡織娘向自己發問了；『說是我唱的好聽嗎？說是我的身體肥大嗎？難道我在外面歌唱他們聽不見？我在外面跳躍他們看不到？何必一定要把我關在籠裏，放在家中才好呢？』

『呵呵！或者他們是聽我唱得太久了，怕我傷了嗓子，故意把我移進屋裏來休息半夜也說不定的吧？這樣倒是他們愛惜天才的善舉了。』這樣想着，紡織娘倒放心地合上兩隻小小的眼睛，打了一個盹。

一覺醒來，天已亮了，紡織娘一看，呵呀，她原來在一間非常

富麗堂皇的屋子的窗上掛着呢！在這屋裏還有鮮花，還有金魚，鮮花是插在一只古銅色的瓶子裏，擺在一把躺椅的旁邊的，金魚則供在屋子當中的一張小圓桌上，八角形的水晶盆絲毫不遮掩金魚那種游來游去的姿態；紡織娘再看看自己的籠，是用像金條一樣光亮的高粱稭子編的，精美極了。

『呵！』紡織娘看了這個環境，禁不住驚愕起來，她知道剛才的假定是錯誤了，所以她向着金魚和鮮花提出問題來：『朋友們，你們是幾時到這兒來的呀？』

鮮花抬起她慵困的眼，看了紡織娘一下，又把頭低下了，沒有半句回答。金魚則在盆中游來游去，現出交際家的那種活潑樣子，輕輕地、慢慢地說：『我們到這裏來，還只有一個星期呢，至於鮮花姑娘，還是昨日才來的。』

「朋友們，我們不都是應該在自由的天地中生活的嗎？爲什麼他們要把我們這樣關鎖着呢？」

鮮花姑娘覺得她的話很有道理，忙抬起頭來回答說：「可不是嗎？他們雖然把我們各人都供養得好，然而仔細想一想，我們都不過是坐的漂亮的囚牢，比如這古蠶花瓶，那八角水晶盆和你那金色小籠子，漂亮自然是漂亮，可是我們一進到這裏面來，就只有一死；你看！」鮮花說到這裏，把脖子伸出來，給金魚和紡織娘看，又接着說：「我昨天才給關到這兒來，便瘦成了這個樣子！唉！在這屋子裏，我簡直呼吸不過來，風伯伯，雨太太，露水姑母，蝶妹妹，蜂哥哥都和我隔絕了！我真氣悶，真寂寞呵！」

紡織娘抓着高粱稻籠子的兩根柱兒，把個小腦袋夾在柱子的中間，嘴唇跟着鮮花姑娘的怨訴而咬動，一看就知是受了很深的感動

的樣子。

金魚却始終在水晶盆裏游來游去，好像沒有聽見牠們的談話似的。

紡織娘沉思了一會，忽然注意到金魚了，便向牠說：「喂！夥計！你怎麼不說一句話呢？你沒有耳朵嗎？」

金魚給叫住了牠的名字，才莫可奈何地停止了牠的游泳，又停了一會才說：「鮮花姑娘所說的，我覺得太過火了一些，我到了這兒一星期反到胖了不少，這屋裏又涼爽，又乾淨，正是我們安居的好地方呵！至少，我是喜歡這兒的。」牠把最後一句話的我字說得很重，聲音也拖得很長，表示出「你們不願在這兒，你們不用管我」的樣子。

真出紡織娘的意料之外呀！她兩手一鬆，把個身子卜咚一聲跌

在籠子底上，那裏還有不願過自由的，在廣大的天地中去生活，而甘願住在這狹小的水晶盆中來的人呢？

紡織娘伏在籠中想了一會，找着了金魚不願出去的理由，她又試着去和她講了：『朋友，你大概是在這兒吃得比較飽一點；同時你所歡喜的食物又不用你勞心勞力，到很遠去尋找；你又是一個人，有好吃的，能夠獨自享受，沒有別人來分取，是不是？因此你便歡喜住在這兒了，可是我問你，假若他們一天不高興，不給你飲食了，你怎麼辦？』

『不給嗎，那是不會有的事呵！你不用替我擔心！』

紡織娘非常希望她們在同一命運之下的人，一起聯合起來，打翻這個囚籠，一展翅，就回到原有的廣大的天地中，去呼吸自由、新鮮的空氣去，然而，想不到金魚是這樣的希圖暫時的安逸，她失

望得很，從心的底裏，禁不住發出了悲鳴。

『紡織娘在早晨的叫聲，比晚上的還好聽呢！』昨夜捕捉她的兩個人，走進來，現出歡喜的神氣說。

『好好喂她罷！』他們看了她一會，最後這麼說。

一會，他們又給她送來半朶黃澄澄的南瓜花，一個口脂一般紅的辣椒。

他們走了。

紡織娘於是約鮮花姑娘和她一齊逃走，可是鮮花姑娘說：『我的身體已不中用了，你還是打自己的主意罷。』果然她眼見着瓶中的鮮花，因為缺少了自由的空氣，隔了一天就凋萎了，死了。她想，若果還不努力，自己是會和鮮花走到同一絕望的路上去的呵！她雖然拒絕了捕捉她的人送來的飲食，什麼也不吃一點，可是

沒有用，他們不放她，反而叫她多受些磨折：一會兒把她提去放在水裏，一會兒又把她提去晒在日光中，有時又提去掛在樹蔭下，哎呀！她真受夠了呵！

紡織娘到了籠中已經有四天了，她自覺身體一天比一天衰弱，快要到不能站立起來的地步了。

在第四天的晚上，她依舊給掛回到窗檻上那枝鐵釘上來，那裏看得見天空，聽得見野外草原上夥伴們的動靜。這一夜，靜極了，月光也像她被捕的那夜那麼明亮，草原中的音樂會雖然還沒有開始，可是一個個調琴絃，調歌喉的聲音却聽得格外分明。

『我不能再等人來救我了！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絕食，悲號，都是愚昧的勾當！我不能再愚昧了！』這麼想着，它欠起身來，開始吃她面前堆集的茄子、豆莢之類的東西。

吃了一個大飽，身體覺得增長了力氣，精神也充滿了，她於是很快地在籠中來回爬走，唱了一曲短歌。然後才拿出全身的力量來，咬住一根黃金棍兒似的高粱穗，使勁一口！唉！她以為這一下就咬斷了，那知，那鬼柱上只不過留了一點咬過的痕跡。

勇敢的紡織娘就此失望了嗎？它會放棄逃走的計劃嗎？不會的，她知道不奮鬥，只有死！要求生，則必須奮鬥！於是她又重新拿出最大的力量，就着剛才咬過的地方，一點，一點咬磨起來。

咬一會，乏了，又歇了一會；在過於疲倦的時候，又輕輕唱個曲子，或者聽一聽草原上夥伴們的琴聲和歌聲。

天亮了，月光已漸漸淡薄，東方放出第一線的曙光來，就在這時，我們英勇的紡織娘咬斷了那根高粱穗，打出了她的牢籠，唱着勝利的歌，回到原來的天地中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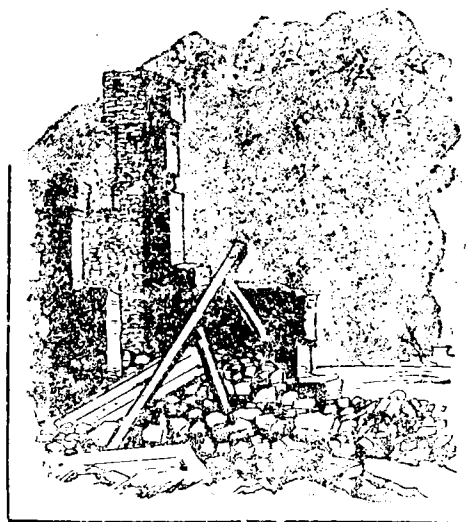
她的夥伴們都驚異着，問她是靠了誰才得回來的，她笑着回答：「靠了我自己！」

回到野外以後，偶爾遊戲，跳躍到溪邊，看見滔滔的流水，便想起那八角水晶盆中的金魚來；她那裏知道金魚因貪食過多，自她逃走後，不上一星期，就瞪着一雙白眼，脹死在盆裏了。

星星們的意見

不知是從何時起，年年夏夜出來照耀我們的星，今年又靜穆溫柔地出現在比海水還要藍的天空中來了。

在往年初夏的夜，天空是異常清澄的，一顆顆的金色的星懸在天上，正像嵌着珍寶的王座一樣。微涼的晚風在茂盛的樹林當中一會兒和這個耳語，一會兒又和那個閑談，年青的樹，幼稚的草，通身充滿了快樂活潑的血液，一聽見微風的耳語，便嬉笑



得前仰後合的。田裏的蛙，躲在不及尺長的嬌嫩的秧草下，互相咯咯地呼喚着，告訴各自在白天看見的奇事。聰明的人們休止了一日的工作，回到家裏，捻開燈，爸爸，媽媽，姑姑，伯伯，哥哥，弟弟，姊姊，妹妹都圍攏來坐在窗前的桌子邊，歡歡喜喜地吃他們的晚飯……

多麼靜美的夜呵！

年年夏夜都來照耀下界的星看見這情景，心裏安慰極了，閃着眼放出一年比一年更加璀璨的光來。

可是今夜；愛好和平的、溫柔的星，聽不見小孩的歌聲和大人的笑聲了，滿山的樹木都癡癡地立在暗夜當中，晚風經過它們的身邊，忘記了往日的淘氣，滿口滿腔全是嘆息……往日人們敞開的窗，雖然仍舊敞着，可是沒有了和天空中的星星一樣繁密的燈火。

大地上沒了生的氣息！處處是死的恐怖！……

「這是怎樣一回事呀？」一顆大星剛一走出天空來，便禁不住驚訝；「美麗的下界出了什麼亂子了？」

其他的星也都注意到這回事，所以不等大星的話說完也互相驚問起來：「怎麼了？快樂的下界怎麼了？」

「唉！親愛的星兒呵！你們還不會看見這下界的慘劇麼？」晚風聽見星星們的驚訝，止不住嗚咽起來；「你們所愛憐的下界的一切衆生都遭了強盜的毒手了！」

曾經親眼看見或親身遭受到這下界慘劇的林木，青蛙，小鳥……聽見晚風的嗚咽和回答，一想到自己的遭遇，都一齊哭泣起來；往年平靜，柔和，愉快的夏夜，完全變作晦黯，淒涼，悲傷的夜色了！

「究竟是怎麼回事呀？」那大星聽見大家斷腸的悲泣，焦急起來；「風妹妹，請你把一切經過告訴我們罷。」

滿心憤怒和悲傷的風，嗚嗚地吼了幾聲，吐了幾口長氣，然後才說：「你們沒有看見那遍山遍野的死屍嗎？你們沒有聞着那一陣陣令人嘔吐的惡臭嗎？你們沒有看見那一座座燒燬了的房屋嗎？……」

晶瑩明亮，比藍寶石還要美麗的星羣，都重新睜大了眼往下界觀看，果然，在朦朧的夜色當中，大人和小孩的屍體，這裏那裏地堆積着，橫七豎八的散放着；原來是高樓大廈的房屋，一座座只剩了一根兩根燒焦了的柱子，一段兩段快要倒下的牆壁，在亂石，亂瓦，亂木材的當中還有未燒完的餘火，冒着煙，吐着難聞的氣息。

「哎喲！我的天！這是怎麼了呀？」衆星們都驚慌地大叫起

來。

「該不是地震吧？」

「該不是人們不謹慎給弄了一場大火災吧？」

「那些孩子才死得可憐呵！你們看那小小的肚子全裂開了，腸胃都不知到那兒去了呢！」

「還有那些老人，你們看不是有的沒了頭，有的沒了腿了嗎？」

天上的衆星驚魂失魄地互相詢問，互相呼喚；這樣的景象無論是在天上，無論是在地下，它們都從來沒有看見過，所以它們終究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悽切的晚風看見衆星們茫然無知的樣子，嘆了一口氣，然後推着一株高大的梧桐樹說：「你把一切經過告訴給它們罷，同時把你

家的遭遇也細說一說，我心裏實在太難過了，提起來，我便恨不得把那橫蠻殘暴的東西一齊推到海裏去。」

梧桐樹搖了搖它的腦袋，表示出心裏有說不出的悲憤的樣子，噤着，半日說不出話來。

那顆大星忙央求說：「梧桐伯伯，快點把一切告訴我們罷！我們實在等不得了。」

梧桐伯伯，沉默了半日，又搖了搖頭，然後才以極其動人的聲音，慢慢地對衆星說：「朋友們，我來在世上已活了五六十年了，像這樣悲慘的事，是一次也沒有看見過的。在今晚以前，我堅決地信仰人們全是可愛的，所以凡是環境允許，我便打發我的子孫們到人間的庭院裏去，使得他們家屋格外的顯得活潑，幽靜。然而今日黃昏的這一幕，把我的一切信仰都打破了，我才知道人們當中還有

野獸，不，比野獸還要兇猛的東西！」梧桐伯伯說到這裏，昂起頭，挺着胸，大有不勝慷慨的樣子；接着他又說：「這羣野獸，他們爲了滿足自己的私慾，實行他們一味錯誤的偏見，便不惜犧牲別人的安甯，財產，甚至於生命，他們把自己的弟兄驅遣出去作砲灰，他們拿了大砲，飛機到處去橫行：在這兒，便是他們坐了飛機來投下了炸彈！你們看見過那炸彈沒有呵！一投下來，無論是人，是房屋，是樹木，是石塊都給炸成碎片呢，你們看！」梧桐伯伯揚起頭，指示衆星們說：「那邊不是我的子孫嗎？它們也在這轟炸之下失了頭，失了手，成了殘廢可憐的東西了！」

「哎喲！老伯伯，你的子孫只成了殘廢，然而倒底還留着一線生命，你看我的兄弟姊妹子子孫孫，凡是在那邊的，都給全燒死了！」山上的青草搶着梧桐的話，一氣說了這一串。

「豈但你的親屬呵，」蛙在田間也咯咯發言了；「你看江裏的魚，不特無傷於人，反而對人是有益的，也給炸死了千千萬萬呵……」

衆星們聽了這些話，都低了頭，輕輕閃着眼，晶亮的淚珠，似乎就要滾落下來。

「那些人中野獸，」一顆較小的星星胆怯地問了；「究竟是誰呀？」

「真的，他究竟是誰呢？」另一顆星也隨着問了。

晚風把身子一伸到了天空，俯視着黑沉沉的地面，怒吼着回答說：「他們是自私自利的法西斯惡魔！」

「法西斯嗎？這麼悲慘的情景便是所謂法西斯的給造成的嗎？」天上的星，山上的樹，地下的草，田中的蛙……都一齊這麼

驚問。

「不錯的！」晚風斷然回答。

「那麼，」那顆大星又開口了；「世界上就不能把這人中野獸的法西斯給消滅去嗎？」

「趕快把它消滅去呵！」

「有了它世界就不得太平呵！」

「人類需要和平呵！」

「便是一切生物也需要和平呵！」

「天上的日月星雲……也需要和平呵！」

……
這時，天上地下一齊都嘩響起來。

「朋友們！」晚風在大家的囂嚷之後，大聲地、鄭重地高喊起

；「只是呼喊，沒有辦法；只是要求，沒有結果，我們現在應該尋找，如何才能把法西斯消滅去的方法。」

「我們從此永遠不照耀他們！」衆星說。

「那不是好辦法。」晚風像開會時的主席似的，斷然回答。

「我們不在他們的土地上去生長。」山上的樹和草這麼提議。

「那也不是好辦法。」

「那末，只有我們不與他們合作是最好的辦法了？」田中的蛙與秧草一齊半提議，半問訊地說。

「怎麼能說那是好辦法呢？你們要知道法西斯的國度當中也有愛和平而不願作法西斯的奴隸的人嗎？」

「那嗎，你說什麼是好辦法呢？」大家一齊向晚風問。

「我們只有盡力去安慰和幫助那些反抗法西斯的人們，能唱歌

的，給他們多唱幾支悅耳的曲子，能出糧食的，多給他們產生上好的糧食，能照耀他們的，多給他們一些明亮的光輝，能安慰他們的，多給他們一些身心上的舒適……你們贊成嗎？」

「贊成！」全體一致鼓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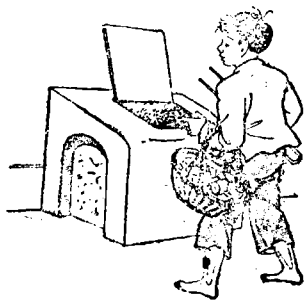
這個決議一定會成爲事實的。因爲真正的和平，不單人類需要，就是萬物也需要，它們怎能不與反抗強暴的人們合作而取得大家都需要得十分迫切的東西呢？

小花兒的鞋

太陽光晒在石板上，像要冒出火來似的，赤了雙腳在上面往來奔走的人們，都給燒得噓噓地叫：「哎呀！不得了！我的腳快焦了呵！」

那拾垃圾的小花兒，爲了要在垃圾堆裏去找玻璃渣，壞布片，爛罐頭，小洋釘……拿到荒貨舖裏去換錢來養活他的爸爸，媽媽，還有一個妹妹。不得不從這條街頭走到那條街頭，

從這個巷子走到那個巷子，從這一個垃圾堆走到那一個垃圾堆，去找那些破東西，因此，他的一雙小小的腳真給太陽晒熱了的石板燙焦了。



每天晚上，回到家裏，一扔下他左手上提着的竹籃和右手拿着的竹夾子，就趕快去找水來洗腳；腳上的灰沙塗得多麼厚呵！他把那些頂污濁的灰沙用力洗去了，可憐的小小的腳呵，全個腳底都又紅，又腫了！他抱着他的腳揉了又揉，搓了又搓，但那裏能減輕那火燒一般的痛楚呢？

可是第二天，他又得上那些垃圾堆裏去。

一天，小花兒搶得不少的鐵釘，他高興極了，拿去換了錢之後，便在街上慢慢地走，閒逛起街上的景色來。

走到一家鞋店門前，他站下了。

鞋店裏，用大大的木板，擺在架子上，木板上面像堆山似地擺了很多很多的鞋子，有男人的，有女人的，還有正像小花兒這麼大的小孩穿的呢！

「我一定要有一雙鞋子！」小花兒輕輕說着，伸手去摸他袋子裏的錢。

錢在他手裏被他握得發熱，悶極了，忍不住吱吱地、輕輕地對他說：「你爸爸還躺在床上生病，媽媽的早飯都還沒有吃，快回去罷！」

小花兒果然一驚，一掉頭就跑回家去了。

自從這天以後，他的心裏便時時想着：「我一定要有一雙鞋子。」

不錯的，在街上他所看見的旁的孩子們，一個一個都穿了很好的鞋子，有黑色的；黃色的，與牛皮做的，也有布做的；他們除了鞋子之外，還穿着潔白的小襪子，而小花兒却赤着雙腳，一點遮避熱和灰塵的東西都沒有；他的腳是這樣的沒有遮避，和他家裏的小

狗青龍的四個腳是一樣的；牛和豬的外面也套着蹄壳哩！

「真的，青龍的腳燙不燙呢？牠想不想要鞋子呢？」

那天回去，吃過晚飯之後，他特別把青龍抱到屋外去乘涼。月光像水銀一樣傾瀉在地上，鄰家的樹梢在微風中搖來搖去，投映出一片模糊的影子，光景是非常的清幽。

小花兒坐在地上，把青龍放在他的身旁，撫摸着牠的背上的毛，很利氣地問：

「青龍你爲什麼不穿鞋子呀？」

青龍抬起頭來，眯着兩眼，想了一想，才回答：「我沒有鞋子呀！」

「如果有鞋子，你不想也要一雙呢？我告訴你，街上的小孩子們都穿着鞋子呵！」

『實在地上是太燙人了！』青龍一邊回說，一邊搖着尾巴站了起來。

『是呀，所以我問你不想鞋子？』

『我嗎？』青龍把頭一歪，微笑着說：『我不敢想，因為我沒有錢。』

小花兒聽見這話，一下從地上站了起來，噘起小嘴就大聲喊說：『放屁！難道沒有錢的就連一雙鞋都不敢想了嗎？沒有錢的人就該永遠給熱石板燙死嗎？你莫放屁！放屁！放……』

青龍看見它的朋友生氣了，忙在地上打一個滾，汪，汪，汪叫了兩聲，說：『不敢想鞋子的，我只說是我，不是說所有的人。還有，你看我這麼小的腳，那裏能有這樣的鞋子？』

小花兒把青龍的腳捉在手心裏看看果然小得很，那個鞋舖裏的

確沒有這樣的鞋子賣呢。可是他愛青龍，對牠的腳很擔心，所以又和氣地問：

『你不曉得地上燙的慌嗎？』

『我們狗類的腳是不怕燙的。朋友，你可不是狗，你是人，你應該有一雙鞋子，你的希望並不過份！』

這樣，小花兒更想望起他能有一雙鞋子來了。

一天，小花兒忽然在垃圾堆裏拖出一塊瓦片似的東西來，他拿在手裏，看了又看，擦了又擦，哈哈！還不是一隻他日夜想着的鞋子嗎？還是牛皮做的呢，黑色的，只是底上破了一個洞。他拾着這隻鞋，像獲得了一個寶貝，小嘴笑得合不攏來。於是趕快找尋另一隻，然而找來找去，總是找不出來。

天黑了，他只得提着這一隻鞋子回去。

晚上，他又和青龍閑談了，他把他找着的一隻鞋子拿出去穿給他看，併且焦急着說：

「我怎樣才能找着那另一隻鞋呢？一隻鞋子總是不能穿的呀！青龍，你說我怎麼辦？」

青龍俯伏在地上，慢慢答說：「我們狗類肚子餓了，總是想盡方法去尋覓食物的，有時找了三天，四天還找不到一點東西，但是，只要努力，不中途停止，最後總會找到的。我想你如果也這樣去辦，想總能找到那另一隻的吧。」

小花兒心裏藏着青龍的意見，果然到處尋找那另一隻的破鞋子。

不知他又走了多少的路，找了多少的垃圾堆，另一隻鞋，在另一垃圾堆裏終於給他找到了。只是這一隻，顯然不是那一隻的兄

弟，雖然也是牛皮做的。但顏色是黃的，而且在那面上還挖了珍珠一般大小的漏孔的花朵。

他歡天喜地的提了回去，當夜在家，邀了青龍來參觀，他在牠面前，把兩隻完全不同的鞋子穿上又脫下，脫了又穿上，要青龍批評還有那些地方不合式。

青龍看見他有鞋子了，以後不再和牠們狗類一樣赤了腳給毒日晒過的石板去燙了，心裏也高興得很，只跳着汪汪亂叫，滿地打滾。

然而他們沒有料到，在第二天，當小花兒穿了這雙鞋在街上走過的時候，一羣小孩拍手笑了：

「多麼難看的鞋子啊！」

「那是小討飯穿的呢。」

「小討飯！小討飯！」

有些小孩竟追着他，喊他做小討飯。

他生氣了，站下，兩手叉着腰，大聲說：「你們才是小討飯！你們不要以為穿得好，吃得好，就來欺侮我。我每天做工，每天拾垃圾，比你們一天到晚閑逛強多了。我穿的鞋，是我自己去找來的，你們穿的是你們父母拿錢去買的，有什麼得意呢？要靠了自己的力量去得來的東西，才有價值呢！」

那一羣頑童不但不聽他的話，反而揀石子打他，他因為只有一個人，只得跑走了。

那天晚上，回家後，他帶了青龍去告訴田裏的青蛙，說街上的頑童，是如何的無理，如何地欺侮他，青蛙說：

「咯咯咯，好朋友，他們所仗恃的，不過是他們腳上的鞋比你

的漂亮，現在如果天一下雨，都濺上了污泥，咯咯咯，他們不是就不敢驕傲了嗎？」

「對！對！我希望明天就下雨。青蛙朋友，你們可有什麼辦法？」青龍汪汪叫說。

青蛙爲了朋友，咯咯咯，對着月亮叫了一夜，月亮在半夜以後，就皺起了眉頭。第二日太陽聽月亮的報告，躲着沒有敢出來，因爲怕給吵麻耳朵；可是青蛙們叫得起勁，這聲音終於給雨點聽見了，以爲青蛙們口渴，便淅淅滑滑下起雨來。

街上立刻充滿了爛泥，這樣誰還能再說小花兒自己的力量去找來的鞋，比不上別人拿父母的錢去買來的鞋呢？

